

## 砌好能砌的墙

□ 徐立新

16岁，父亲拜师学艺，跟一位有名的泥瓦匠，学习造房子。起初，他只能给师傅打下手：拌拌水泥浆，递递砖头。如此三年，师傅才肯将瓦刀下的功夫，倾囊相授。垒筑地基，砌砖抹墙，铺贴盖瓦，父亲渐渐样样精熟，出了师，独当一面。

请父亲造房盖屋的，大都是附近乡邻，他们对房屋的要求不高，只要结实耐用便可。可父亲未因此懈怠，他说，拿起瓦刀就要砌好墙，父亲不断自我加压，力争做到尽善尽美，细小之处，也用心至极。很快，他就在十里八乡有了口碑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泥瓦匠，找他的人越来越多。

儿时，我记得父亲每天都要早起，骑着自行车出工，直到天黑，才披着一身的星光回来。我曾在邻村的一户人家，见过正在工作的父亲：瓦刀、卷尺、吊线、抹灰刀、盛灰板，分列在他身旁，那是他的必备用具，只见他娴熟地用右手中的瓦刀，取来一些黏性很强的水泥浆，抹在左手的砖块上。然后，角对角，边对边地一块块垒砌在墙体上，墙体便一节一节地长高了。

至于砌得直不直，那就得全靠眼力了，父亲只要眯一只眼，瞄下吊线，就知道哪块砖该出一厘，哪块砖又该收一毫，接着再用瓦刀对着它们，轻轻地左敲敲，右击击，加以纠正下便可以了。

在父亲看来，只有每块砖都砌正了，

文苑

分毫不差，墙才能牢固地立于地面之上，房子才能挺直，稳当，才能经受得住狂风暴雨，成为房主经久不倒的温馨家园。

造房盖屋，是体力活，都是在户外完成的，辛苦可想而知。在脏乱的工地上，常年的风吹日晒，让父亲黑黝了肤色，也晒红了手臂，人，看上去也显得格外苍老，可他从来没抱怨过。靠着手中的那把瓦刀，父亲干了一辈子的泥瓦匠，一面面砖墙在他脚下落地扎根，一层层泥沙浆被他抹平推匀，最终长成了一栋栋砖瓦房，一层层小洋楼，一围围小院落。

父亲也因此完成了养家糊口，培养子女的重任。我们兄妹几个，陆续走进了大学校园，留在了不大不小的城市里。

整整当了50年乡村泥瓦匠的父亲，在他71岁那年，被我带到上海旅游了一次。父亲没去过大城市，当看到高耸入云的金茂大厦时，他感慨不已：“我这一生，造过的房子，最高的也没超过5层，跟这摩天大楼相比，真是微不足道，没造过高楼，这是我的一大遗憾。”

父亲沉思了一会儿，又改了口，“其实也算不上遗憾，我那点功夫，也只配砌低墙，造矮房子。”

注视了一会儿金茂大厦后，他又转身面对我说道：“其实，每个人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饭，一项足以养家糊口的长处，

不属于自己那碗，即便里面的饭再香，你也不能去吃；不会的长处，即便再长，你也不用去羡慕。做好自己能做的事，最重要，也最有意义！”

我点头，接过父亲的话：“是呀，有很多人要住豪华的高楼大厦，也有不少人要住乡下朴素的砖瓦房。乡村里那些大大方方的砖瓦房，美丽秀气的小洋楼，错落有致的小院子，不都是如您般的乡村泥瓦匠们造出来的吗？它们也温暖、亮丽了一个个村庄呀！”

“是呀，我们凭借着一己之力，改善了乡村的居住条件，美化了村容村貌，也算是有所贡献吧。”父亲略显自豪地说道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想到了自己。看到一些知名作家，一出手就是几万几十万字的长篇大作，我也曾羡慕过，但深知自己写不好长篇。我写短文，和父亲造矮房子是何等相似呀——他一瓦浆一块砖，用一把薄薄的瓦刀，为乡民们搭建起了一座座温暖的居所。而我，一字一句，凭一支短短的笔，也营造了一方方心灵的美好去处，两者皆有用处。

能力所及，就要竭尽所能，做到最好。砌好自己能砌的墙，造好自己能造的房子，这便是当了一辈子乡间泥瓦匠的父亲，给我的最大启示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点滴

## 阿基拉与劫匪

□ 王蒙

阿基拉从不谴责他人，即使他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禅宗大师，也自视不高，总把自己当作普通人看待。

一天，徒弟请求大师跟他的兄长谈一谈，他兄长经常拦路抢劫，给本地人带来威胁。

大师按弟子给的地址找到了他兄长家，当夜待在那里，大师和他兄长谁也没说话。次日早晨，他兄长俯身帮大师整理鞋子。

劫匪的眼泪掉在大师的鞋子上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跟这样的智者待在一起过，像我这样的劫匪，要不然就被警察谴责，要不然就碰到别人的白眼。阿基拉这样的大师都能陪我度过一夜，说明我还有价值。”

从此，徒弟的兄长再没有犯罪。  
——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## 着眼于长处

□ 尼采

观察他人的时候，应当着眼于他的长处。若是盯着他的低劣之处或表面，这说明你的状态非常不好。因为你希望通过观察他人的短处，逃避自己愚蠢至极、不愿努力的事实，骗自己说：“我比他强。”

最好不要与不愿看他人长处的人扯上关系，否则你会立刻成为他那样低级的人。

——摘自《公务员文萃》

他人皆地狱？

□ 梁晓声

两年前有一个陌生青年叩开我家门。我一坐定就和我谈人心之不古，以及世道的险恶。随后就谈“他人皆地狱”，一副鄙视他人仿佛他们全是仇敌的样子。

他说人都是极端自私的东西。他说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。他说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了几条生活经验，其中一条便是即使对那些怀着热忱帮助你的人，你心里也一定要防着他，并且时刻问自己——他帮助你图的是什么呢？倘若你是女性，那么对方一定有男人的非分之想无疑；倘若你正在落魄之际，那么对方一定早已想好，在你发达之后，向你勒索怎样的报答，正所谓“无利不起早”。

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位教创作的老师，当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识青年。一次，他在新街口的“西安餐馆”里吃羊肉泡馍，见一喝醉了酒的蒙古族汉子伏桌失声痛哭，他将那蒙古族汉子扶出了餐馆，扶至一偏静处，询问：到北京来办什么事？遇到了什么困难？何以悲哀？告曰：独生子女不幸得了癌症，在北京住院。而当父亲的，因家中有急事，又不得不撇下女儿，赶回内蒙古去。女儿无人托付，去则不忍，留则不成，哭以宣泄……

老师听了说：“你放心离开北京吧！我是当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，我会代你经常到医院去探望你

女儿的……”他说到，也做到了。他告诉那蒙古族少女：“我是你父亲的朋友，最好的朋友之一。”除了她的父亲，还从没有另外一个人到医院探望过她。每次同病房的人被探望，她是那么羡慕人家，而从此她可以获得一种情感满足了。北京对她来说，不再是举目无亲的城市了。北京有她父亲的“最好的朋友”，他答应她，会经常来看她，还给她读书，讲故事。能感受到这种关怀，对那个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的蒙古族少女来说，是极其重要的，也是极其需要的。

一次，他又去探望她，问她最想吃什么。她说最想吃羊肉汤。他便走出医院去买羊肉。但他衣兜里却只有七角几分钱，卖羊肉的个体摊位的摊主嫌不值得一卖，不卖。他只好请求于人家。摊主听他说完，默默抄起刀，“啪”的一刀，砍下两三斤上好的羊肉，叫他拿走，且不收他一分钱。

他困惑了，反而愣在那儿。摊主说：“我当年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，善良的事，别叫你一个人做了，有机会，我也愿意做。”

这个老师有什么不良企图吗？这个卖羊肉的还有什么不良企图吗？做如此揣度的人，只能是一种人——混蛋透顶之人。地狱并不在别处，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。所谓“圣界”也不在别处，也正在每一个人的内心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如果，没有那场大雨

□ 吴翔

人生

2021年，历史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，让一个个鲜活的爱国青年形象呈现在大众眼前，而书生意气的英俊青年赵世炎无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他将生命献给了革命，把热血洒在民国，更把爱国精神留在了中华大地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在这位10岁的少年心中埋下了一生的爱国种子，14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，不久便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——李大钊。赵世炎一直追随李大钊，协助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大学开展新文化运动。他吃苦耐劳，热爱读书，总是在工作之余沉浸于书中。

除此之外，赵世炎还具有超人的领导和组织能力，斯大林称赞他为“天才的组织家”。从与傅斯年、邓中夏等人共同组织五四运动到与周恩来等人成立中共欧洲支部，再到上海的三次工人起义，无不体现著他的胆识与能力，他的每一次行动无不体现出他对国家的热爱、为民主的奉献。他只是学生，一个平凡的青年，却是那个时代行为的领导者，更是这个新时代精神的领路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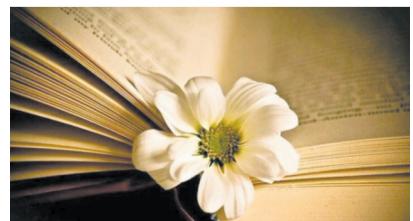
可惜终究是天妒英才，才华横溢败给了一场大雨。那天夜里，大雨倾盆。国民党军队早已在家中“等候”，父母娘情急之下将窗台的花盆推下，想提醒匆匆赶回的赵世炎事情有变，勿回。可那雨不只是不解人情，还是为他着急，越下越大。花盆破碎，可声音冲淡在澎湃的雨声中，就这样，他一步步走向了危险。那一天是1927年7月18日，次日凌晨，从此世间再无赵世炎，那一年，赵世炎不过26岁，他甚至来不及看到自己第二个孩子出生。“黄昏之贼”终究还是没有等到自己的黄昏，倒在了不属于他的凌晨。雨后的那个凌晨，空气清新，阳光也好，可终是比不上黄昏那般静谧、可人。

世炎，世炎，“世态炎凉，何乐此生”，他为革命一生奔波，乱世没有善待他，可他仍追求心中所向，至死不悔。“志士不辞牺牲，革命种子已布满大江南北，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，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。”这是赵世炎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。“国家”二字深深刻在他心中，而他也将永远被世人铭记。

许多年后，他的二儿子赵施格说：“如果没有那场大雨，爸爸会看到我的出生。”赵世炎将年华献给革命、献给民主，献给乱世中未知的光明前途。当然，不只有赵世炎，100年前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，陈延年、郭钦光……生逢乱世，但仍心向光明，他们用自己最好的年华做担保，去抵押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中国。正好，今天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巨龙正在宣告你们的成功，你们赌对了，如今的繁荣盛世，如君所愿！

100年前有一群青年，他们以平凡之躯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精神！100年后，作为新青年的我们理应弘扬中国精神，挑起社会的重担，让世界看到这飘扬的赤旗，永不倒下！

——摘自《人生人物》



投稿邮箱:dtwbzj@163.com



大同日报社主管主办 大同晚报编辑部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  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  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 全年订价:258元